



表  
彈事

上書

啓

九

~ 16
2701
10





門 16  
號 2701  
卷 10

魏 齊 梁 陳 隋 唐 宋 元 明 清

重訂文選集評卷九

金壇後學于光華惺介編次

男

壘伯吹  
堅式玉  
域超眈

校字

孔文舉薦禰衡表

禰力禮切音你陳  
澁讀作洗不必從

先以前代求賢  
引起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帝堯旁求四方。以招賢俊。高宗求傅說也昔世宗

繼統。將宏祖業。世宗孝武廟號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睿聖。纂承基緒。

陛下獻帝也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岳善作降神。異人並出。五臣並竊見處

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卓犖絕初涉

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

入禰衡  
此言其類悟異  
人

昭和十年  
二月六日  
購求



道合思若有神宏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

漢書象宏羊維

此言其忠直異人

此殺身之階為衡為照

此言其材具過人

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又張安世字少孺為郎上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無所遺失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

如主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弟而以封子文侯不悅翟璜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直文侯悅

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空芬涌解疑釋結臨敵有

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賈誼上政事疏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

終軍欲以長纒牽致勁越漢書南越與漢和親終軍請受長纒繫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弱冠慷慨前代

美之時賈誼終軍皆年十八故曰弱冠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

為比典畧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高才與京兆嚴象拜尚書郎象以兼行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盧毓阮瑀等典記室如得龍躍

天衢振翼雲漢天衢雲漢喻省閣也揚聲紫微垂光虹蜺紫微星名比帝座也足以昭近

無不嘉其才而忌其筆也至十九年粹轉為秘書令從大將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

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

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名鑿至妙之容掌

伎者之所貪命曰掌伎范曄作臺牧註云駢集作掌伎皆誤當據此為正飛兔驪鬘名驪絕足奔放良

樂伯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効試

乞令衡以褐衣召見無善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孫月峰曰不甚斷削然却有勁氣大約才有餘法未盡何義門曰章表多浮此建安文敞特其氣猶壯建安文章結

兩漢之局開魏晉之派者此種是也

方伯海曰疎宕難於典麗典麗難於疎宕此獨兼之東漢中另是一種出色文字○禰正平時才傲物不屈貴勢似稽中

散而韜光用晦不及阮步兵操自遷天子於許都燎原之勢已成朝士異已誅鋤殆盡孔北海之薦正平亦以正平不為

操用此正犯操所忌操忌正平安得不忘北海觀正平一見操即以此詞侮操操遂欲假手於劉表殺之孔北海覆巢之

禍已胎於此然則北海之薦正平既不量而入非薦之實殺



之也嗚呼大厦已傾欲支以一木北海其殆忠盡有餘識力不足者乎但其愛士憐才前輩首推北海讀此表其光明磊落之概高風足千古矣

孫曰起數語切有神

孫曰喚得醒承上最有力孫曰平平說去然道情事却明白如此文字真可謂平淡之極何曰高明光大之本謂其成就之功主於遠小人故先以作奸犯科為言

諸葛孔明出師表

蜀志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按蜀今四川省蜀都成都府漢中今陝西漢中府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

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於

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

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

以塞忠諫之路也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

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

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

中董允字休昭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

重訂文選集言表出師



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

有所廣益也一無也將軍向寵蜀志向寵襄陽人建興元年為中郎督典宿衛兵遷中領軍性行淑均曉暢

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

營中即府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一無也親賢

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善作此後漢所以

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

何曰攸之等桓靈二帝用機密陳震等統陳震政事其職各異陳震以內外分言之陳震後但言攸之等陳震若內職諸臣專陳震以成號君德為陳震務震等乃代理陳震留府事首惟公陳震裁決也

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

陽河南南陽府城西南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

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草廬在臥龍岡

覆當陽長坂之敗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奉命使吳說孫權爾來

二十有一年矣蜀志註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先帝知臣謹慎

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蜀志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受命以來夙

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蜀志

足當獎帥三軍托定中原五臣獎帥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

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

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

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

原微上徹下也其要無答此言近代有評論有

聖賢蓋書曰滿子曰懼以終始招損謙受益孔

此言非敢輕議聖賢蓋書曰滿有苗之逆先生

已德無報故有聖賢蓋書曰滿此言非敢輕議

先生嘗云觀南聖賢蓋書曰滿此言非敢輕議

方已定數語未聖賢蓋書曰滿此言非敢輕議

免涉於乾麟故聖賢蓋書曰滿此言非敢輕議

有街亭之挫即聖賢蓋書曰滿此言非敢輕議

辭當日亦自覺聖賢蓋書曰滿此言非敢輕議

重訂文選集平

表 出師

四

卷九



苗一節云高耕  
虛山勝但知已  
之有罪故雖頑  
蓋亦可格當在  
有而時但知有  
苗之可成故不  
勉有進命之事  
此言看符極細  
嗚呼聖賢其然  
下一等者易厲  
戒懼之功焉可  
一刻忘乎

此言當勸實  
用何木切身  
張曰功德二字  
提綱下文類提  
功字  
此舉國之至類  
為言引動自身

允等以章其慢戮責也善戮允等作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  
包規益結穴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  
知所云

孫月峰曰真實事情全無藻飾。  
郭明龍曰忠義自肺腑流出古樸真率字字滴淚與日月爭  
光不在文章蹊徑論也然情至而文自生即以文論亦陳玉  
陽所謂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者

曹子建求自試表

魏志太和二年植還雍邸常自賈怒掩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

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

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

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何曰王符論曰故明王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私受虛授謂之謬舉

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號不辭兩國之任

其德厚也且公奭召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

三世于今矣三世謂武正值陛下升平之際陛下明沐浴聖澤潛潤

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五臣作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

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



此乃貼身領起

自試之意

孫曰以上總是

魏爵祿意是發

端

孫曰以下是求

試正意是交腹

內分三段一術

未上二不以賊

遺君父三自謂

堪用

浦曰設喻緊對

擒取二方作鎖

句

浦曰援古以抒

其高皆舉立功

境外者為言

書

孫曰二段豈哉

句喚起學郭陽

書

陸曰好用反語

勢激而易明

浦曰四層同意

各下斷語見筋

肋

落本身

字

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

吳

蜀

求自試

表

直丁文選集平

表

求自試

表

求自試

表

求自試

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

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詩彼已之子不稱其服是

以上慙元冕俯媿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

命之蜀魏志無尚字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

者魏舍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平也故啓滅有扈戶而夏功昭成

王周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

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

可謂當矣魏志無尚字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

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高鳥淵魚喻吳蜀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

不以賊遺於君父也東觀漢記耿弇討張步陳修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待之來奔曰乘輿至臣子當擊車灑酒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

君父即遂出戰大破之故重右伏劔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說苑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齊王曰數鐸之聲

未聞矢石未交長已矣未接子何務死狄對曰昔成王田於圃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此工師

之異也重石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見其鳴吾君也遂死之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

遂刎頸而死越聞之引甲而退齊王葬雍門子以上卿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尙死哉誠忿其慢主而

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

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

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賈誼終軍見薦禰衡表爾雅占隱也注隱度之也五臣占

此二臣五臣有者字豈好為夸主而耀世俗哉魏志無俗字志或鬱結欲逞

才力輸能於明君也善無志字魏志還下有其字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

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魏志無勒清志在

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

吳

蜀

求自試

表

直丁文選集平

表

求自試

表

求自試

表

求自試

表

求自試

表

求自試

表

求自試

表

求自試



點自試

正說一番

又翻轉不用反說一番

浦曰舉近時伐吳事作一激昂引入戰事

孫曰以下六節是餘波總是反覆申前求用意或冀望或悲歎或剖解備饒味能其非驟不可為具法然其實無不在

浦曰欲試心事如此  
方曰魏主欲立植為世子因賈詡諫而止至因與植有隙故不即位而植遭賈

未尅為念魏志伏以作但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

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

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雖刀

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魏志太和二年遣大將軍曹真擊諸葛亮於街亭若東屬

大司馬統偏師之任魏志太和二年大司馬曹休率諸軍至皖必乘危躡險騁舟奮

驍馬黑色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禽五臣權賊亮庶將虜其雄

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

朝榮魏志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不試沒

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

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禽息鳥謂祖此徒圈牢之養物

非臣之所志也圈牢養鳥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

袂攘袵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曹操南

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元塞極言四方之遠也伏見所以行軍

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

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

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鐘魏志景名稱垂

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國語晉魏顆以其身却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

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

成其功謂孟明曹沫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魏志趙王賜

滅有引王美人衣美人乃挽絕其纓以告王王曰賜人酒醉欲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左

右勿上火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懼也羣臣纓皆絕盡懼而去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五

求自試



此段立言本此

獲以報莊王呂氏春秋秦穆公失馬野人取之公自求之見野人方將食之穆公笑曰食駮馬肉不飲酒恐傷汝徧飲而去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野人率三百餘人畢力疾驅遂天克晉反獲惠公以歸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焉○何曰秦本紀董廉子季勝之後造父幸於周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為趙氏董廉子惡來之後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為趙氏然則秦當為趙不特為同祖也

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先帝謂文帝也任城王彰諡曰威植之弟也末試○高○及○時○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驎長鳴伯樂昭其能國策騏驎駕車吳坂遷延有騏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長鳴以

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國策註韓國之盧犬古之名狗也然悲號之義未聞論註韓國齊人善相狗也是以効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齊楚言遠也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

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悒而竊自痛者也於悒歎息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博局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史見

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忽○又○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螢一作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五臣作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孫月峰曰佳處在作得有肉高處在氣力驅遣而妙處則又在意到即寫陸雨侯曰引伸微婉一片血忱非文人巧節可得浦二田曰文選摘魏志求自試為題評者將自試字作圖圖

索不解指出立功吳蜀旨意便令粘事引古節節拋荒可惜○所言亦是賈生終童盛氣喜功之語耳試之實用或未必然也而文正從屬國長纓二事奪胎

然也而文正從屬國長纓二事奪胎

求自試

八

卷九

孫曰韓國對伯樂今人對不敢如此雖云不必拘然終是偏枯

前發見用此恐不用反覆盡致浦曰轉到無試我者拖下自求

感慨深切是立言吃緊處浦曰結出至親則分義不妨自求矣

孫曰此做法白子及對事







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

仁惠洽椒房恩昭九親。魏志答作羣臣百寮番休遞上。更番休息遞執

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

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固明時

臣竊自傷也不敢仍一作望交氣類修人事教人倫近且婚媾不

通兄弟永絕魏志永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

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陳思王傳詔報曰本無禁錮諸國通問之今臣以一

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闕神明知之矣。

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魏志省願

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

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陳思王傳詔報曰已齊義

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嘆風雅之所詠復存於

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

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蔡邕獨斷

王侯所服淪注五臣解朱組。一作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漢書奉車

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說文駙安宅京室執鞭珥筆。珥筆戴出從華蓋入

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

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非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

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栗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

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

鼓。

法。孫曰亦祖漢疏

何曰中間包親

親在內

何曰惟惻動人

頗似中山靖王

先自陳其情

次為諸王求通  
存問是上表本  
意

再自陳其情

以下是求通親  
親正文



聞樂對

孫曰調法佳意亦婉妙

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列女傳齊杞梁殖之妻哭其夫而城為之崩。淮南子鄒衍盡忠於燕，惠王王信潛而擊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天為之降霜。

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五臣無字，魏志無終字。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

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馬總意，林氏字。

孫曰友于是敬後所祖

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五臣無字，竊不願

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

谷風有棄予之歎。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

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懼婁婁之誠，竊

所獨守

懷懷諱慎也

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

陳吳八郭樊昌勃蘇，酒行十日而請秦鶴立。

不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臣使同台司

孫月峰曰：此篇較率易，然說得却暢華藻鍛鍊，前勝意致

懇到，此篇勝

何義門曰：此文可匹出師表，而文采辭條更為蔚然。世以令

伯仰希諸葛，未為知言之選也。二表忠孝篤誠，溢於楮墨

之表，子建自是更生一流人，非僅以文采擅長者。文明忌而

不用，魏祚所以不永。蔡邕聞之曰：當與贈白馬王詩泰看。

今臣身託外朝，

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誠

陛下，高台傾覆，

此蓋聞古人申亦見知大臣



孫曰古語用得  
恰好妙以備意

心臨感而歎息也。臣伏以馬大馬之誠不能動人。管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臣心况徒虛語耳。此。前。更。進。一。層。意。

恭聞之曰。當與銀曰。王請添派。不為福始不為禍。此。前。更。進。一。層。意。

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眾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眾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六句本。管于。

今臣身託外戚。事遭晉書。祜同產姊配景帝。為宏訓。太后故云外戚。運會。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

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今。日。辭。榮。正。求。他。日。遠。辱。之。言。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五臣无。人下有。

羊叔子讓開府表

羊祜傳。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祜上表固讓不聽。

臣祜言。臣昨出五臣無。出。

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

昨出為沐浴而出在外也。台司三公也。使同威。

儀百物使同三司也。

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一作。

常以智力不可彊進。恩寵不可久。謬貴。止。夙夜戰慄。以榮為憂。

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眾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眾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

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

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

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五臣无。人下有。

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

重丁文選集平

表 讓開府

三

卷九

浦曰八字純臣  
本心通篇大致  
浦曰此段辭讓  
正文皆承以榮  
為憂申寫

孫曰質而勁

孫曰古語用得  
恰好妙以備意



見致。

浦曰此下推到  
淪才尚多賢路  
宜廣以堅所讓

浦曰上段大概  
說此更甚指資  
望名德以實之  
非泛泛推賢之  
套

重言不遺身言

三

卷九

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五臣在敢緣所蒙。謂開府之職念存斯義。不可則止之義

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國語註側席特也

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等言無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

者不少。一無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令

朝議用臣。不以為非。五臣無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且

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文武謂

朝光祿大夫魯芝。字世英藜身宜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字宣

政宏簡。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有歷內外之寵。不

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

日月。日月喻君也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

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晉書太始五年。出為都督荆州諸軍事。勒兵而聚曰屯。不爾留連。不速還必

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

可以奪。

孫曰用舊語却  
有妙致。

孫月峰曰。雖無甚新奇語。然調法稍淨。故自不落常套。

孫執升曰。鍾伯敬云。就中不無深心妙用。然語語無飾。出於至誠。家仲原評云。居寵思危。情深畏避。多是由中之言。絕無一字矯飾。至於處躬則謙抑。薦賢則誠懇。為國謀長。又與逕

自遜謝者不同。兩評曲盡此文之妙。方伯海曰。按以人事君為立朝第一義。羊公德望於此。表可見。讓見於二典。千載下氣象穆然。可想前人有崇讓論以

人所讓多讓少。定人品之高下。國家黜陟因之。後代不無植私樹黨嫌疑。大臣惟於易簣謝闕時。間舉一二自代。愚謂君

子小人。如丹黃黑白之不可掩。歷觀唐宋史傳。每受美職。其固辭不拜者。必屬君子。若蔡京蔡攸父子。爭立門戶。其可以

美職讓入哉。故聖人為國必本之禮讓。蓋讓道行可。長恬退

重言不遺身言

表

三

卷九



之風可息奔競之習。且使身居下僚才德不至壅於上聞。若使讓非其人則罪及所讓之人。似此則平日必留心察訪。人才亦誰肯讓。及輕狂險躁之人。致身家名節。因之以敗也。羊公遺愛在人。即此表見其休休有容。尚存古大臣風度。若庾元亮之讓中書令。只是為一己計較利害。併不是為國家人才起見。心胸廣狹。何啻霄壤。

李令伯陳情表

華陽國志。密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養於祖母。以孝聞。患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晉武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

密上疏。帝覽其表。嘉其誠。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其祖母奉膳。

此自敘少時所遭不幸。伏下巨非祖母無以至今日。

此自敘由少而壯。侍奉祖母。伏下祖母無臣無以終終年所云。古孫二人更相為命也。以下反。舊申論俱不出。此數行內。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

外無期功強近之親。謂強為親近。強讀上聲。似費解。內無應門五尺之童。

茆莞獨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會廢離。廢湯藥而遠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

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為主。為一作無。辭不赴會。蜀志註。詔書特下。

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太子。非臣隕。

陳情



方曰四字是辭  
表中大題目  
何曰又明非有  
偽託以解通慢  
之責

以下入陳情正  
文  
數語寫盡慈孝

言出至情温太  
真惟死

方曰四字是篇  
中大結聚此意  
前已層層發透  
以一語結之便  
足凡大文字當  
如此注

何曰按所謂臺  
明者此也唐之  
風閣閣閣則皆  
為閣字閣首

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

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

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

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况臣孤苦特為尤甚晉書作危且

臣少仕偽朝丹鉛總錄實見佛書引此為偽朝作荒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

不矜名節本非以不仕為高者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

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

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

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區區猶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

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一無劉之

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

牧伯所見聞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鏡曰二州謂梁州益州牧伯謂榮達願陛下矜愍

愚誠聽臣微志庶劉獲保卒一作餘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

結草見左傳輔氏之戰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之板官時拜受祇諫

孫月峰曰全以實意勝却正於質處具風度雖云是真寫

出然不可謂無構法若率爾為之恐便無此境

何義門曰一味情真字字滴淚初不着意為文而精誠愷切

遂成宇宙間至文

系蒙榮進人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一作成兩官

振景拔迹願邀莫同列施重山岳義足灰沒

遺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盛臣獨何顏愧首頓膝

身如灰滅

足以報也

張

陳情

內史

二

九



方曰四字是辭  
表中大題曰  
何曰又明其有  
偽託以解通優  
之責

以下八傳情正  
賦也  
賦以次字字當  
以一語結之頭  
苗字曾曾好  
中大詩案也  
長白四字親  
皆相

何曰此文亦學  
蔡中郎讓高陽  
侯表

何曰按所謂臺  
傳楊駿辟機為祭酒駿誅微為太子洗馬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郎  
閣者此也唐之  
中繼轉殿中郎又為著作郎晉令曰祕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兩宮東宮及上臺也  
鳳閣鸞閣則官  
為閣字閣音玲

目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通慢郡縣  
迫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  
為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  
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况臣孤苦特為尤甚晉書作危且

遂歎宇宙間至文  
臣前雖門曰一未詳其字辭或有不善意然文而辭雖對臣  
出然不下階無謂也昔率爾為之恐則無此矣

不將且劉曰全收其意無謂也昔率爾為之恐則無此矣

愚婦願為國恩無所辭矣

臣自願和服皇天向土實與共鑿益限外自謂榮也願劉不存想

日歎也息息未計願之榮養引之辛苦非辭備之人士又二匹

陸士衡謝平原內史表

郡為諸侯王國者皆  
內史以掌太守之任

晉書成都主表理機起為平原內史到官上表謝  
恩區宣帝穆張皇后生平原王幹 通考漢制

陪臣陸機言蔡邕獨斷諸侯境內自相  
以下稱臣於天子曰陪臣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

含齋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北王封拜謂之板官時  
成都王攝政故稱板詔拜受祇諫

不知所裁臣機頓首死罪死罪臣本吳人出身敵國世無先臣

宣力之效才非邱園耿介之秀皇澤廣被惠濟無遠擢自羣萃

累蒙榮進八朝晉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一作  
成兩官 晉書太

乘軒仰齒貴游齒刻也振景拔迹顧邈莫同列施重山岳義足灰沒

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盪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



此乘謝恩一節  
并自前受誣之  
狀

愧若厲而橫為故齊王罔所見枉陷誣臣與眾人共作禪文趙至

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字世都中書侍郎馮能字文

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字彥先汝陰太守曹武字道淵思所以獲免

陰蒙避迴崎敬嶇敬自列機始以詐發妹喪不預倫事自分別也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

筆跡皆可推校晉書機與吳王晏表曰禪文本草今見在中書二字一迹自可分別而一朝翻然更以為罪

最爾之生尚不足吝最少貌參情也尚會也區區本懷實有可悲畏逼天威即

罪惟謹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君者臣之天也莫大之釁日經聖聽肝

血之誠終不一聞究無人代自其寬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唯

方曰被誣得釋  
痛下之後可以  
去矣復含懸往  
空至同時伯仲

此而已五臣恨恨作悵悵重蒙陛下愷悌之宥孫曰此陛下恩還指惠帝舊註作成都王者非迴霜收電

使不隕越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散輩不除名爵

散官之感恩惟咎咎前不能死難五情震悼何曰方氏韓文舉正云說文悼懼也陳楚謂懼曰悼引五情震悼句為証然顏魯公祭姪季明

文震悼心顛只作悲悼用跼天踏地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

澤播及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

書得夷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絕眾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辱

大命顯授符虎漢書文紀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沈

之羽復與翔鴻撫翼陸沈無水而沈也雖安國免徙起紆青組漢書安國事梁孝王為中大

夫有罪在徙中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徙中為二千石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漢書張敞為京兆尹坐與楊惲厚善不宜處位免為

庶人數月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微功使使召敞即方臣所荷未足為泰豈臣

諸公車拜為冀州刺史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車飾

駢首受戮華亭  
鶴唳可復聞耶  
陸公長於才而  
短於識昧明哲  
保身之義嗚呼  
惜哉

孫曰雙關法有  
味

孫曰雙關法有  
味

孫曰此雙關句  
比上更有婉致



蒙垢含吝即悔吝之吝所宜忝竊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

悲慙哽結拘守常憲憲法也即赴任限期當便道之官不得束身奔走稽顙

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

大孫月峰曰皇甫子循所謂語雖合璧意若貫珠者於此篇見之有此精思若運以散文當更頓挫有節奏第恐無此姿態散文姿態在動作此姿態在肌理

劉越石勸進表

愍帝為劉曜所殺琅邪王睿在江南時現在并州段匹磾在冀州連名勸睿為天子現作表無所點竄封印既畢對使者流涕

而遣之

建興五年建興愍帝年號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

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五區無軍字匈奴中郎將司空并

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

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琨頓首死罪上書臣琨

臣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人當作民樹之以君所以對

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

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

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宏振遐風式

泛論起

方曰上二句臣之職下二句君

重訂文選集註表勸進



之職四句自明  
所以勸進之意

大晉事

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現臣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

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宣皇帝司馬懿也武帝受禪道號宣皇帝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

三葉重光四聖繼軌三世謂宣景文四聖謂武帝也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

自元康以來艱禍五臣作禍難繁興元康忠帝年號永嘉之際永嘉懷帝年號氛厲彌昏謂

宸極失御登遐醜裔謂懷帝死賊庭也國家之危有若綴旒旒旗之旒

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懷立秦王

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

禍大災荐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晉書建興四年劉曜

孫曰對得妙

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隼十

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廷神器流離再辱荒逆再為懷愍二帝也臣

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

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况臣等荷寵三世位厠鼎司世

承問震惶問即問來長安之使問或作問精爽飛越且悲

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臣現臣禪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昏明謂晝夜也天命未改歷數有歸或多

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

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善有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

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元德通於

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世作代夫無符瑞

以下正說勸進

歷數

六時事



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

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蕃服。天下囂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

離。犬戎蔑以過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

諸軍事。江左。江東也。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肅宇

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序於

上。四門穆穆於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宣王之興。周詩

以為休詠。况茂勲格于皇天。清輝光於四海。蒼生顛然莫不欣

戴。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且宣皇之亂。惟有陛下。

兆攸歸。會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

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

儉厚

人心

思于聖德。方曰于宜作于求也。德宜作聽。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

也。麟也。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眾。

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

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函夏中。國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

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

為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

繁華於枯荑。育豐肌於朽骨。

臣瓊臣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

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

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

總求

又申言不可辭之義

事機

鍾當也。洪邁容齋續筆。史稱百六陽九為厄會。以歷志考之。其名有八。初入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九。又有陰

重丁文選集平表

勸進

三

卷九



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之每及八十歲則值其一人但知陽九之厄云經歲者常歲也狡寇窺窬

伺國瑕隙齊人也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陛下雖

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卻

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

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見左傳十五年前事之不忘後代之

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胸懷不勝犬

馬憂國之情遲去聲觀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

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踴躍之

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琨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臣温嶠字大真五

主簿臣辟問訓字祖明五臣禪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

虞預晉書嶠太原祁人爲司空劉琨左司馬琨聞元皇帝受命

嶠以左長史奉使勸進

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字茂世輕車將軍關內侯臣郭穆字通五

臣將軍下奉表臣琨臣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孫月峰曰不章鍛句鍊然豪氣有餘驅遣處亦自朗暢文采亦爛如自是偉作

邵子湘曰忠義慷慨千載如生

方伯海曰司馬氏手足相殘屠滅畧盡故外寇得而乘之東西二京相繼失陷懷愍二帝相繼就虜自古國家厄運未有

不再傳如此之甚者但中原羣盜割據四分五裂除却江左無可立國若非急正位號更何以係中原之望表中將位號

當正於事理形勢利害反覆指陳真堪一字一淚但此表雖與匹礮全勸進而匹礮首鼠兩端豈是可與同事之人琨特

欲感之以義結之以誠耳卒之有恢復中原之心兵力寡弱外制於羣盜內牽於匹礮蓋心帝室齎志以沒豈長江天塹

天真欲以界南北哉噫○按温太真絕裾而去便是代琨奉勸進表時南北阻絕路梗行難太真亦是激於琨之忠義耳後母死深以爲恨而李贄藏書目爲殺母賊嗚呼甚矣其妖也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修虞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修虞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修虞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修虞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修虞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修虞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修虞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修虞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修虞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修虞

張士然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塚人表

晉陽春秋謝詢河東人終於吳令元

張中表為孫氏置守塚人悛為其文詔從之何曰按堅傳云還葬曲阿不知何以吳令請之後讀吳主傳大書大元元年秋八月大風吳高陵松柏槁斯拔在吳無疑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修虞

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

義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祀

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

以位嘗侔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

禮之若舊殘戮之尸乃以公葬

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墮有後

重丁文選集平表為吳令謝詢

春字刪後註晉陽春秋並同晉義按孫盛晉陽秋益避簡文宣太后諱阿春取春夏為陽舊唐書經籍志作晉陽春秋蓋同文選註不足證選註春字非衍浦曰堤出項氏來說與吳對切孫曰就前事挑剔意好此所謂

重丁文選集平表為吳令謝詢



波瀾。浦曰反取孫氏。世國映在項氏。身上巧思。

何曰從如恩子。孫引入祖宗語。便易入。浦曰春甫四句。由存渡亡神注。堅策二人。

敘孫堅起事功業。

敘孫策繼體忠勳。

總二人出本意。何曰又舉詔書。以見事之相符。

孫曰較論法。是學漢疏。

點加恩封守結。

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五臣武成止戈。西戎有卽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洛陽故京名曰馬市在城。東吳蜀二王館與相連。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於百世。雖三五宏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義。未足以喻。五臣義作美。是以孫氏雖

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

里。東觀漢記楊喬曰臣伏念二千石典牧千里。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

根。鳴鴉恤功。愛子及室。本鳴鴉之詩。子喻孫皓室謂吳國也。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

繆之惠。追惟吳僞武烈皇帝。吳志孫堅字文臺吳郡人蓋孫武後也。權既稱尊號諡堅曰武烈皇帝。遭漢室之

弱。值亂臣之疆。首唱義兵。先眾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

甄真井。神器天子靈符也。吳書初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上。每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敢汲。堅命浚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龍

威震羣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吳志孫策字伯符堅子也。權稱尊號追諡長沙桓王。

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

至忠已著。吳志曹公與袁紹相距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未發。為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

扶危之業。進為狗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孫堅

園陵殘於薪采。為朱薪者所發毀也。臣竊悼之。祇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

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二君堅策也。四語。前。面。用。故舉勞則力輸。先代

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已經。若列先

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

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

修護。頽毀掃除。坐壘永以為常。

孫月峰曰。推密有體。亦有姿態。孫執升曰。加恩前代。自是盛德事。委婉達之。便能愷惻動人。

重訂文選集評表。為吳合謝論。卷九



其開脫二君處更足令千古猜嫌心事。渙然永釋。

庚元規讓中書令表

晉書並云監此云令恐誤也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晉書亮作殊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

陸曰早已以見志之易足。

中州為洛陽庚氏潁州人近洛陽故云中州舊邦

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亮臣

琛也為會稽太守亮少隨父會稽有道謂中宗元帝也晉書中宗為嶺東將軍鍾建郡客作容

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

帝龍興。垂異常之顧。

先帝即中宗也

既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

晉書中宗欽亮名德故申婚姻

又曰中宗姊亮妹為皇太子妃一五臣無既字

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元風。

非服非常之任

也濯纓八仕也

頻繁省闈。出總六軍。晉書亮表亮為中領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

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

昧進。日爾一日。謗讟讀。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

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維新。

陛下明帝也晉書明帝諱紹字道幾元帝太子也

宰

孫曰此處微欠節奏稍澁無不若讓開府之勤快



方曰私字是一篇之骨

何曰觀元規之意非志退讓但欲相天下之口耳

孫曰痛快  
孫曰轉折處最道勁有態此是筆力高

孫曰上面文勢太緊故此作兩比放鬆亦是步驟法筆語句間

得稍加鏗鏘更妙  
孫曰說意更婉透更矯健有勢

孫曰鏗峭有力  
孫曰以此承上亦一急一緩

孫曰淋漓不厭  
若信筆寫出而

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五臣在實至公五臣在而國恩不已復

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一本無此四字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

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

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人皆有私

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

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七族呂霍上官趙丁傅王也六姓韋德實后和熹鄧后安思

之意德桓思本一姓也馬光亦自殺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

敗更由姻昵暱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根植之

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

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晉書財事有不允

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情

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何曰意指是以疏附則信

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闔之內矣此皆往代成

鑒可為善作寒心者也再此議論天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

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

使內處心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

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二相王敦王導也朝士百僚頗識其情天下

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

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

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哉仰覽殷鑒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為國

重訂文選集評

表 讓中書令

三

卷九



姿態却勝凡疏  
記中道情事不  
可無此等

取侮是以恹恹屢陳丹款誠也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  
不知所厝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  
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五臣有則

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一本無

孫月峯曰渾雅微變靡麗未開在晉初有此等文字風度亦  
自可貴此陳王諸表覺稍歛華然不是質有餘乃是學未副  
若夫勁切快人處則又是元規獨至  
何義門曰與二王不平詞多激烈其才氣頗銳  
方伯海曰按此與羊叔子讓開府同而用意異叔子全為國  
家人才起見心事如麗日當天此則全在外戚上較論利害  
不謂己才之不堪直謂人言之可異純是一片私心胸懷相  
去遠矣元規相業毫無足述原因椒房之親高踞要津公議  
不孚久矣此表亦是迫於物論不得不辭但其指陳外戚情  
事確鑿亦可為後來龜鑒

### 桓元子薦譙元彥表

孫盛晉陽秋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清靜不交  
於俗李雄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躬耕山藪桓温平蜀  
反役上表薦之譙秀傳桓温疏薦朝廷以秀年  
在篤老兼道遠故不徵遣使救所在四時存問

泛論處有守  
出有為健起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  
洗耳投淵以振元邈之風洗耳許山也投淵  
北人無澤水莊子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

三之節三君父  
師也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

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邱墟三

方圯裂神州謂洛陽晉惟有江  
南之地故云三方圯裂兔置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

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

入穆帝

晉書孝宗穆帝諱聃字  
彭子康帝崩乃即位  
温伐勢勢出軍戰于柞榆軍  
敗面縛請命鯨鯢喻李勢也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晉書李  
勢字孟孫武羅於羿浞之墟

重訂文選集評

表 薦譙元彥

三

卷九



人譙秀

想王蠋蜀於亡齊之境武羅羿臣羿棄之見左傳王蠋畫邑人燕人齊竊聞巴

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邁道消之會

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

招奸威相逼晉陽秋李雄安車徵秀雄叔父驥驥子壽辟命皆不應也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

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迹不面偽廷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

無薛方詭對之譏漢書王莽既篡遣使迎龔勝勝自知不免謂門人高暉曰吾受漢

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漢書東園公綺里季當秦世避入商洛深山管寧遼東已見謝眺郡內登望詩方之於秀殆無

以過于今西士以為美談西王天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

節聖喆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晉陽秋遺黎偷薄義聲

又振起

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儆若秀蒙蒲帛之徵漢書

足以鎮靜頽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武帝初即位使使者求帛加璧安車以蒲輪駕駟迎申公也

知化矣

孫月峰曰大約以華語勝然惟其不甚華所以猶有雅味何義門口亦自迺健



八無秀  
想玉樹於上之坊  
西漢秀植林真曰抱德肥遊揚清潤波于時皇極遺道消之會  
即王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迹不面偽廷進免冀勝亡身之禍退  
無辭方詭對之談  
回美門口亦自煎戮  
終日朝日大降以華清想然其不其華也以前有兼和  
賦外矣

此何等事而言  
之淡然清談之  
盛廉恥之衰也

陸曰仲文罪在  
必謀猶尔乞憐  
亦大無賴矣

殷仲文解尚書表

情道鬱積晉陽秋桓元借位仲文以佐命親貴帝初反  
正抗表自解晉書殷仲文傳轉尚書抗表自解詔不許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颺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

制於巨力謂鮮質微則莫以自保謂制也二句喻於理雖可得而言

於臣實所敢喻晉書實下昔桓元之世誠復驅迫者衆至於愚臣

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忘體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

衣高謝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偽封封仲文為錫文纂事會無獨固

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鎮軍宋高匡復社稷

大宏善貸作一戮於微命仲文申三驅於大信既惠之以首領

復引之以縶維謂不解于時皇輿否隔謂桓元劫天人未泰用忘進



退唯力是視是以備俛從事自同全人全人全德之人無虧缺也今宸極反正惟

新告始後漢書魏受禪欲以楊彪為太尉辭曰彪備漢三公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豈可贊維新之朝憲章既明品物思舊臣

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乞解所職待罪私門違謝闕庭乃

心愧戀謹拜表以聞

孫月峰曰第一風度勝次則造語妙如此人如此事而猶流傳至今豈非以文故耶何義門曰情辭亦自曲盡

傅季友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晉書我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晉五陵置守衛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旌西邁河黃河湄水涯晉都江南故以洛陽為西將屆舊京威懷司

雍去聲司雍二州名河流遘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

通徑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

闕為墟宮廟隳頓鍾簋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楚欲絕里蕭條雜

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晉文帝崇陽陵武帝

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修之等宋書毛修

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

之字敬文樂陽人也高祖將伐羗為河南河內二郡太守戍洛陽

陸曰荒涼之象已見

陸曰為之後者當何如



奉表以聞

孫月峰曰。以感嘆佳。寫景物。雅有風致。何義門曰。敘致曲折。復自道緊。季友章奏。故有專長。若使宋不代晉。則讀此文者。有不感激涕下者乎。

少章云。此表與穆之本傳所載異。同類多。此據季友本集。

陸曰。微敘其概。

陸曰。敘時艱以著其功。

傅季友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表于天子。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宋書劉穆之字道東。莞人。為前軍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高祖又

臣聞崇賢旌善。王教五臣作化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秉策。

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臣劉

穆之。五臣無將軍字。蓋無劉字。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宋畧高祖潛謀匡復。署穆之主簿。委以腹心。內竭謀猷。外

勤庶政。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宋書穆之為尚書左僕射。又加

母傷敷讚百揆。翼新大猷。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宋書高祖北伐。轉穆之左僕射。甲仗五十人入

城撫寧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方宣讚盛。化緝

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即三司榮哀既備。

寵靈已泰。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義熙安帝年號。艱患。謂桓元作亂也。外虞



既殷內難亦荐

宋書義熙五年慕容超數為邊患公抗表北伐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乃有闕闡之志勸盧循承虛而下循從之何曰內難謂劉毅劉藩諸葛

長民司馬楚之類也

時屯世故靡有寧歲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

翼之勳豈唯讜言嘉謀溢於民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惟幕造

膝詭辭莫見其際

風俗通禮諫有五諷為上六則造膝出則跪辭造膝謂密謀也

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

聽者不可勝記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

一紀十二年也

出征入輔幸不

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能濟其事者矣履謙居寡守之彌固

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勳高當年而茅土弗及撫事永

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

甄表其所居之地也

俾忠貞之烈不

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

秩祿

臣契謂屯夷旋觀終始金

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

幕中實事實境

詳議

孫月峰曰平平鋪去亦映密

陸雨侯曰穆之輔裕不亞或之於操第穆之早卒異同不形耳至其又安內外之功原自足錄

何義門曰質直詳盡

方伯海曰誅桓元以平晉亂穆之功自不可沒但當日西

征北伐功名日盛宋之代晉革命已成穆之造膝詭辭安知

非如郗超之於桓温也幸而穆之即死未與革命之事尚得

為晉臣耳此番求錫土宇以旌其功正欲借穆之以激動朝

士陶靖節有見於此所以隱於故園之松菊也又極古質而

色尚未潤澤

氣貫古今... 雖自見之明... 不忍自固於終... 命雖... 君乘常...







罪宣德嗣君謂鬱林王也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五臣不造何者親則東

牟任惟博陸漢劉興居誅諸呂有功封為東牟侯又武帝詔封霍光為博陸侯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

昌邑爭臣之譏子孟霍光字也漢書霍光奏昌邑王賀當廢太后詔可王曰天子四

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

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高寢高帝寢廟

悼心失圖泣血待且寧容復微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

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漢書霍去病征匈奴有絕漢之動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晉書案漢書百

官志霍去病傳不言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續漢志曰明帝以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以王故

位在公上言以王故即非驃騎將軍本在公上東觀漢記曰驃騎將軍泣次公蔡質漢官沈約

宋志並云位次丞相韋昭辨釋名曰秩本二千石晉書曰位從公濟志曰驃騎將軍加大字

位從公補檢衆書知善註誤引非漢書古今本異論曰神州謂揚州刺史也列岳比諸侯也

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周禮註司會主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耳且虛飾寵章謂封侯也委成

禦侮謂驃騎也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

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

不為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近甸謂宣城去

都近也殞越為期不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即垂順許鉅平之懇誠

必五臣固永昌之丹慊獲申羊祐封鉅平子讓開府庚亮封永昌侯讓中書監以二讓自比也乃知君臣之

道綽有餘裕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宏議酌已親物者

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

孫月峰曰全尚婉巧視晉代文機又別何義門曰彥昇章表此篇殊健不減傅季友也

邵子湘曰彥昇表箋當時所推此敘鬱林事雖言不由衷然詞甚悲切

方伯海曰表中總以實奉話言一句為主見新命可辭若受托輔政出於先帝顧命此則已之職任決不可辭緣當日鬱

重訂文選集評表為齊明帝

陸曰噴丹寫赤謂上林獵似抒至情何其麗顛蹟也

言之不與人符武園武帝園陵也

孫曰此意亦不難寫所以未快則以排體故





林既廢嗣君新立大權盡出其手朝廷大臣皆已指縱之鷹犬廢帝自立皆已不言而喻落得虛讓一番任昉後為宣德皇后作命而梁遂以篡齊此為蕭鸞作表而兄遂以篡弟然則昉誠取國之奸賊哉

重刊之選集言

三

卷九

任彥昇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范雲字彥龍與梁武同事齊竟陵王為八友又與雲

住處相近更增親密及為天子以為吏部尚書甚敬雲常語其弟曰我昔與雲情同昆弟汝當為我呼雲為兄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晉城縣開

國侯食邑千戶南齊州郡志鄧州竟陵郡有霄城縣按竟陵郡今湖北安陸府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張載贈策子琰詩轉車運在輪飛骨須六翮進

謝中庸退慙狂狷回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篆刻為文而三

冬靡就負書燕魏空殫菽粟國策蘇秦去秦而歸負書擔囊躡屩脚齊楚徒知貧賤

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唾漢書王陽父子皆好車馬衣服自奉極為鮮明

持斧作牧以慧苴與謗漢書暴勝之持斧逐捕盜賊後漢書馬援傳按在交趾嘗餌慧苴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

士珍怪權貴皆望之及卒後有上書漢書人有告周勃褚衣為虜見獄吏之尊漢書人有告周勃

重刊文選集平表為范尚書

此先敘微時事

孫巨從治經時敘至出守作牧

褚衣除名謙不堪職也

史記虞卿躡屩擔簦說趙孝成王躡屩同草履也

及遷徙所載不過囊衣耳

士珍怪權貴皆望之及卒後有上書

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

褚衣為虜見獄吏之尊

重刊文選集平

表

為范尚書

三

卷九



且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南史范雲傳遷廣州刺史時江和姨弟徐藝為曲除江令祗深以托雲有譴儼者縣之豪族藝鞭之儼以為恥至都訴雲雲坐徵還下獄會赦免名為民知井白之逸謂馮敬通也見恨賦百年上壽既日徒然莊子人上壽百歲中年八十如

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歸馮敬通也閉門荒郊再離寒暑

兼以東皐數畝控帶朝夕控引海潮也關外一區悵望鍾阜雖室無趙

女而門多好事楊惲與孫會宗書婦趙女也雅善鼓瑟漢書揚雄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祿微賜金而

歡同娛老賜金娛老謂疏廣也見張昇陽詠史詩折芟燔枯此焉自足後漢書鄭敬字次都釣魚大澤折芟而坐以蒲薦肉

樂焚枯見百一詩鄒瓢盈酒焚書自樂焚枯見百一詩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謀臣

覺等離心功慙同德泥首在顏輿棺未毀泥首輿棺謂歸降也締構草昧敢

叨天功獄訟謳歌示同民志而隆器大名一朝總集顧已及躬

何以臻此政當以接開白水列宅舊豐光武居白水見南都賦良曰吳漢與光武同居白水盧綰與高祖同

隱自敘歸田之樂無意宦情

八易代事

居鄴邑雲與梁武居止相近故云然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東漢記上學長安時過朱祐宅祐留上須講竟乃談話及登位車駕

幸祐策問主人得無去我講乎又上學長安南陽賢者往來長安為之邸閣稽疑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費俯拾青紫豈待

明經青紫明經見鮑昭詠史詩論註謂上吳漢以下諸人不待明經而得青紫也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

衡之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漢魏以降遠識繼軌雅

俗所歸唯稱許郭後漢書郭泰字林宗性明知人好稱獎訓士類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又許劭字子將少峻名節好獎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

士者咸稱許郭拔十得五尚曰比肩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

暫發顧無足算魏志王修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暫發謂偶中算不得知人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

則山濤識量魏志毛玠字孝先為尚書僕射典選舉魏氏春秋山濤為選曹郎中選尚書以臣况之一何遼落齊

季陵遲官方淆亂鴻都不綱西園成市後漢書元和元年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數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

又言時之難為

此下明銓衡知人之難不可妄授

讓吏部

又言時之難為

重丁文吳長平表 為范尚書



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與為列焉漢記靈帝即位太后臨朝於西園賣官自關內侯以下八錢各有差金章有盈筭之

談華貂深不足之嘆晉錄趙王倫篡位侍中常侍九十七人每朝小人滿庭貂蟬半

尚不足長言小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六句似離文不似章表

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

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蕭何或成軍河內寇恂或制勝帷

幄張良或門人加親鄧禹也漢記前拜將軍鄧禹為大司徒制曰孔子云吾有回門人益親或與時抑揚叔孫或隱

若敵國吳漢或策定禁中鄧騭或功成野戰曹參或盛德如卓茂字子容或

師道如桓榮字春卿或四姓侍祀已無足紀顏氏家訓漢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是為四姓謂之小侯者

或以待祠非列侯故曰小侯五侯外戚且非舊章漢書成帝昔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時王商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而

臣之所附唯在恩澤既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疇酬雖小人貪幸

此下明先世素以隱逸自甘欲

時其志

豈獨無心言豈獨無愧心也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易農而仕

乃祖元平道風秀世晉中興書范汪字元平善言元理為吏部尚書徐亮二州刺史梁書范雲傳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爰在中

興儀刑多士中興謂元帝也位裁元凱任止牧伯尚書即古元凱也高祖少連刺史即古牧伯也高祖少連

夙秉高尚汪生少連高尚不仕也所富者義所乏者時薄宦東朝謝病下邑少連為宋太子舍人餘杭令先志不忘不忘隱逸之志也愚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

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梁書齊永元初雲為廣州刺史因廢家居久之為國子博士雖千秋之一日

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東觀漢記馬援與楊廣書曰車丞相高祖園寢郎一月九遷為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書訟之日當為月字方

之微臣未為速達臣雖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

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菅蒯愛同絲麻左傳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

重刊文選集平表為范尚書

重刊文選集平表為范尚書



姬姜無棄憔悴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矜臣所乞特  
 迴寵命則彛章載穆微物知免謂免咎責也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  
 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

孫月峰曰此篇合璧多貫珠少然風度固自勝大約撮得句  
 巧鍊得意秀點得明應得響其趣味全埋在用事中所以不  
 覺其堆鋪但見其圓妙此乃是筆端天機良不易及

任彥昇為蕭揚州作薦士表

齊書始安王暹光為揚州刺史梁興齊建  
 武初有詔舉士始安王表薦琅琊王暉及

王僧孺

臣王言

蕭揚州乃昭明  
 之叔故隱其名

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

川

言通其  
 壅滯也

伏惟陛下道隱旒纁信充符璽六飛同塵五讓高世

袁益謂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責育之勇不及陛下  
 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者三南向讓者再夫許出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出四矣時  
 建武以藩邸登  
 極故用此也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鵠子  
 伊尹酒

保太公屠牛皆海  
 內荒亂立為世師

物色關下委裘河上

列仙傳關令尹喜內學老子西遊先見其  
 氣知真人當過物色之果得老子晏子治

天下若委裘用賢者委裘之實神仙傳河上公莫  
 知其姓名常讀老子道德經漢文帝駕從而許之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

采

張璠易注序蜜蜂以兼采  
 為味以上俱喻用賢也

五聲倦響九工是詢

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  
 舜治天下分命九工寢議

廟堂

謂貴  
 臣

借聽輿阜謂農  
 工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



革兩晉之弊最  
是用人要着

微倖路絕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  
說苑晏子曰陂池之魚入於勢門英  
晉書序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

何曰注梁書曰  
儉子暕字思晦

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秘書丞琅琊臣王暕  
暕王儉子也王祥弟覽生導導生治治生珣珣生  
曇首曇首長子王僧綽生儉儉生暕凡七世野客

向之元梁典曰  
侍中領右驍騎

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

王騫字思晦太  
尉文憲公長子

故以輝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素

也左僕射王暕  
字思叔文憲公

素邱園台階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望  
梁書望  
作首豈徒苟令可想李

次子王筠為騫  
碑亦云騫字思

公不忘而已哉  
晉書荀勗之子黃初末高祖輔政見勗異之曰令君之子也後  
漢書李固司徒劾之曰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南史暕年數

晦據此及梁書  
明梁典及碑誤

前晉女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字

也按碑亦有誤  
然則歐公謂據

歲風神靈故有成人之度時父儉作宰相

碑可以証史者  
亦盡合也

僧孺五臣無年三十五理尚棲約  
五臣下有思致恬敏四字梁典僧孺東海人  
六歲解屬文梁典除鎮軍記室遷蘭陵太守卒

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  
梁書僧孺好學家貧常傭書  
以養母所寫既畢誦亦通至乃集螢映雪

編蒲緝柳  
續晉陽秋車胤字武子學而不倦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  
繼且孫氏世錄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漢書路溫舒取澤中蒲截為牒編以為

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  
後漢書鄭  
宏為尚書

畫地成圖抵掌可述  
漢書張安世子千秋為中郎將擊烏桓  
還霍光問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

豈直懸延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  
三輔決錄注  
實敘舉孝廉

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並東序之祕寶瑚璉之茂器

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云云

孫月峰曰以造語勝其用事却俱不顯故自妙

方伯海曰表中先後層次極分明而引用故實畧加點鼠剪

重訂文集平表為蕭陽州

隨日用其所長



裁如出己手富麗之文以流為貴方無堆砌壅遏之病大抵  
六朝文初閱繪眩目似難驟解若就其引用求其歸趣意盡  
於言又不難一目可辨言盡而意不盡其惟周秦兩漢乎若  
其雕琢工緻詞句清新殆猶古樂之有鄭衛五色之有紅紫  
乎雖非昔所珍亦為今所寶

任彥昇為褚諮議秦讓代兄襲封表

同曰秦南康郡公褚淵嫡子少  
出外繼有庶兄黃襲爵秦既長

黃上表歸封天子許焉南齊書褚淵長子黃永明六年上表稱疾  
讓封與弟秦七年黃卒秦改封巴東郡侯明年表讓封還黃子壽

臣秦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黃奔所請以臣襲封南

康郡公臣門籍勳蔭光錫土宇臣黃世載承家允膺長德

長德年  
長有德

塵曰為曹表章  
不諛不抑

也而深鑒止足脫屣千乘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

宏義有歸二句言貴  
讓國之賢匹夫難奪守以勿貳二句言已不  
當受貴之讓昔武始迫家臣

之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為理屈東觀漢記張純字伯仁封  
武始侯生子奮子稱通兄

根常被病純病困救家丞翁司空無功爵不當傳嗣純薨大行移書問嗣翁上書奪詔封奮  
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病令翁移臣是以誠請也丁繼為陵陽侯薨長子鴻字季公讓位於  
弟成逃去鴻初與九江鮑駿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讓之曰  
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知平鴻感悟垂涕就國是以理屈也且先臣以

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統稟承在昔理絕終天鄭元曰天道無終而永  
云終者承訣之辭也

得體



惟情事觸目崩隕若使資高延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見西德舉豈曰能賢陛下察其丹款特賜停絕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爾不任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聞

孫月峰曰以用事見姿態然亦是活用不是板用方伯海曰按駢體文多失之浮泛而寡味似此之根據確切氣度淵永者少矣純是臨摹東京人手筆選中彥昇文當以茲篇為最

任彥昇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吳均齊春秋竟陵文宣王子良薨西昌侯以天子命假黃鉞贈太宰齊書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請為子良立碑事不行

吳均齊春秋竟陵文宣王子良薨西昌侯以天子命假黃鉞贈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延閣藏書之府然則

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漢書平紀郊祀高祖以配天水經注泗水有漢高祖廟前有碑素王之道紀於

沂川之側素王謂孔子見家語沂水南有孔子舊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

尊主之間謂孔子見檀弓致之於堯舜謂一城謂故精廬妄啓必窮鐫勒之盛

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一城謂况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

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形社稷漢書袁盎曰社稷臣主存亡與亡嚴父配帝則周公其人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重訂文選集平表為范始興

原立碑之故字方曰古人文字必有根據表是求立碑便尋出許多根柢來孫曰此是足上二事欲言尊崇之盛皆由有碑耳

八竟陵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按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

專五教以倫百揆時序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業述

作之茂南齊書竟陵王子良所著內外文集數十卷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無得而稱焉

人之云亡忽移歲序鳴鳴東徙松檟成

行喻子良為鬱林王所嫌而死也齊春秋鬱林王卽位子良謝疾不視事帝嫌之又潘敬以

我將東徙鳩曰何臬曰西方之人皆惡我聲鳩曰子鳴於是鳴

六府謂子良為輔國征虜鎮北征北護軍諸將軍及竟陵王也三藩會稽太守南徐南兗州刺史也人蓄油素家懷鉛筆

皆所以紀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景山謂昔晉氏初禁立碑

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畧既泯故首冒嚴科為之者竟免

刑戮致之者反蒙嘉歎陳蒙志曰阮畧字德規為齊國內史表賢黜惡化風大行卒於郡齊人欲立碑時官制嚴峻自司徒魏舒以下皆不

引入立碑

以上言其生前德業之盛即起處所云存樹風猷也以下言其死後人情思念之篤即起處所云沒著微烈也孫曰鑿空說意妙

得立齊人思畧不已遂共冒禁樹碑後詣關待罪朝廷聞之尤歎美其惠五臣致作置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

在常均之外故太宰淵褚丞相魏親賢並舉即為成規

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魏蘇罔識其禁本國

策顏蠅謂駐蹕長陵齊王語軒不知所適東觀漢記和帝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隴感焉臣

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齊網之宏弛賓客之禁策名委質忽焉

二紀謂事太宰也慮先犬馬厚恩不答虞貞節曰人受命於天而命長犬馬受命於天而命短妾之夫反先犬馬死矣而弊

飾幽泉西京雜記漢帝及諸侯王送死皆珠襦玉匣陛下宏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

南浦長號北陵南浦迎喪之所北陵送葬所也既曲逢前施實仰覲後澤儻驗杜預

山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襄陽記狂元凱好為身後名常言百年後必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作二碑敘其平吳勳一沉萬

重丁文選集正表為范始興

孫曰竟能亦佳

情縷縷



山下沉岷山下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晉書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後薨民吏樹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者無不拜之言其遺愛如此馬駿以駿姓司馬也五臣山頂作立岷臨表悲懼言不自宣

孫執升曰家月峰云淡事濃敘酒酒不厭可見構思之巧固已要其援古徵今稱功誌德皆有偉論以經之至情以緯之故能使人循諷不倦何義門曰任學博而加緝摘讀可也

何曰一句折倒截斷以下歷舉

用客之利見不當逐孫曰只引秦事最真切明白用取得戎宛等字使有態

李斯上秦始皇書

史記李斯西說秦拜斯為客卿會韓使鄭國間秦作灑渠大臣請逐客斯亦在逐中乃上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五臣有者字音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

東得百里奚於宛史記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勝於秦

迎蹇叔於宋史記百里奚謂穆公臣不及臣友蹇叔賢公使人厚幣迎蹇叔

來邳豹公孫支於晉左傳晉丕豹奔秦公孫支秦大夫子桑也居地志公孫支岐州人遊晉此五

子者不產於秦五臣有而字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孝公獻公

用商鞅公孫鞅衛人封商君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

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疆惠王孝公用張儀楚

之計拔三川之地今河南府韓界也秦紀武王合甘茂拔韓宜陽以非惠王事按宜陽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并巴蜀今四川北

收上郡今延安府南取漢中今漢中府包九夷制鄢郢九夷屬楚夷也鄢郢楚二縣接鄢今襄陽府宜城縣鄢今荊州府江陵縣



東據成臯之險今開封府汜水縣古東魏國割膏腴之壤沃壤也遂散六國之從六國韓魏趙

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孝王異母弟得范雎魏人廢穰侯逐華

陽昭王母之異父弟魏冉封為穰侯昭王母之同父弟辛戎封華陽君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秦成帝業

孫曰此向使及後籍冠兵句俱是襲應侯

何曰今字對前昔字只昔字今字對照兩大段文字前舉先世之典以事証後

就秦王一身以物喻即小見大於人情尤易通曉也漢以後文字筆力必不能若此馳騁

向使四君却客而弗納疎士而弗與五臣弗並作不是使國無富利之實

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和隨之寶垂明月

之珠服太阿之劍越絕書楚王召歐冶子干將作鐵劍二枚二曰太阿乘織離之馬織離駿馬名建翠鳳

之旗以翠羽飾鳳形樹靈籟籟可以目鼓之鼓禮記註鱗皮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

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

象之氣史記氣作器不為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馬馱決馱啼

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蜀之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

下陳下陳猶後列也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駕珠之

簪附傳附璣之珥璣珥也言以宛珠飾簪以璣傳耳也阿綳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阿綳何云反覆河流

彈箏搏髀而歌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甕波瓶也缶瓦器秦鼓之以節樂鄭衛桑

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叩缶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

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適帶今取人則不

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

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

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疆者則士勇則等是以

孫曰一正一反又分兩節後一節正反覆發

明甚痛快此等驅運處不可為法然却是步驟

急○兩反結氣甚急○珠玉等字誰不能用只是

筆力操縱中律便有如龍之勢

孫曰此節意不免重前文勢雖好然終是病

孫曰上面氣太急故此處散作

兩比以緩調承之亦是鋪敘節

奏



孫曰斷得有力

何曰發明過矣前動以利此復休以害

孫曰總前意緩語軟收味態有餘

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更記看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以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善怨下有於字

孫月峰曰當為古今第一篇。○精深而偉麗且音節頓挫讀之鏗然。

何義門曰戰國之文楚人頗工為辭李斯本楚人故其文亦華豔而文選錄之為祖師云。

方伯海曰此文之妙全在用逆用反但見其輕便不見其堆砌且段中用意各有所指故無複衍之病。

邵曰文氣磊落有戰國之風中多隱語要於言外見意

陸曰只此二語便是吳淠之藥

鄒陽上書吳王

漢書鄒陽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為喻因道胡越齊趙之難然後乃致其意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始皇帝所治處懸衡天下懸法度於其上畫地而人不犯兵

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宗兵之據以叩函谷咸

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

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胡人馬盛揚塵故不見飛鳥伏兔也關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

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去聲千里不絕此段言吳與諸國并力為漢拒胡而實言諸國怨漢與吳連兵北伐漢也

何則疆趙責於河間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為趙王以趙之河間地立弟辟疆為河間王至子襄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也

六齊望於惠后惠帝時齊悼惠王八朝呂后欲鳩之獻城陽地尊魯元公主得免文帝封其六子為王故

城陽顧於盧博城陽王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約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

三淮南之心思墳墓齊王更以城陽王章以盧博王興居興居誅死故城陽顧念而怨之也按城陽在山東莒州盧博即濟北今濟南府長清縣

上書 上吳王



孫曰後漢破吳卒用此計吳王

淮南厲王不軌遷而失國文帝立其子為王  
思墳墓念其遷徙也按淮南今揚州府江都縣  
專於救漢各為私情而不能與吳同心也胡馬遂進窺於邯鄲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越水長沙還舟青陽  
青陽水名在長沙縣假言胡越水陸伐漢實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  
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謂趙也胡亦

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言梁與淮南共遏越之糧而越之入為吳患益深折西河守漳水雖以輔

趙而胡之入為趙患益進此假言吳思助漢其有後患如此其實隱言吳伐漢則梁淮南并力以遏吳趙伐漢則折西河守漳水以拒趙不欲斥言之故雜亂其辭如此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按梁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淮陽今開封府陳州廣陵今揚州府西河在漳德府安陽縣漳水在漳德府涉陽縣經林縣磁州界臣聞蛟龍驤首奮

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改易精思以謀慮之也則無國而不可奸奸求也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

皆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五臣有也字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下風言人之美行如風之馳下也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至謂極言之也臣

聞鷲至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趙未分之時也武力鼎士袪縣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鼎士舉鼎之士叢臺趙王之臺不能止幽王之沈患幽王反呂后殺之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有西也淮南厲王謀反廢遷蜀故曰西

然則計議不得雖諸專責責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八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視天下多難故寒心戰栗未明

而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衰儀父之後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

舉兵誅呂猶春秋哀郊儀父者也深割嬰兒王之齊王六子為王中有嬰兒亦割地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

陽壤子猶愛子也文帝時梁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後揖早薨徙武為梁王是二王而兼三王之地故曰益也以上言文帝待諸侯之恩厚也卒仆濟北即與居也

友



囚弟於雍者謂厲王也豈非象新垣等哉漢書垣下有平字言因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反故也今天

子景帝新據先帝文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

難知言不可深測也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平詐言周鼎在泗水中望東北汾陰有金夏氣言為吳計

者猶新垣平之言漢書有周鼎終不可得也新垣平字過計於朝邊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

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章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燒棧道之高祖涉所燒之棧道也棧道在漢中府褒城縣東兵

不留行收斂敬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項羽自號西楚霸王按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

皆國家之不幾者也不可庶幾得之也願大王熟察之

孫月峰曰是與吳王衷言蓋有心照處若但以文求似難解然以故事互証之亦不遂終不可解總之以幽奇勝而詞鋒特勁利且峭字險句層見錯出真是奇之又奇

方伯海曰按吳之逆節尚未著如何便說他反抉其陰謀犯其所忌奇禍立至矣首以秦之富強不足恃作隱語次借吳拒胡四方之援不足恃作隱語次以陰養死士不足仗作隱語次以方士邪說不可聽作隱語用意分作五層竟不知為何事而發心中有事人自能微會其意凡文字妙在明顯此却妙在不明顯妙在聯屬此却妙在不聯屬妙在前後有照應此却妙在無照應忽東忽西語無歸趣只在對面一照用意既苦謀篇尤奇

何曰忠信在無不報不見

其所忌奇禍立至矣首以秦之富強不足恃作隱語次借吳拒胡四方之援不足恃作隱語次以陰養死士不足仗作隱語次以方士邪說不可聽作隱語用意分作五層竟不知為何事而發心中有事人自能微會其意凡文字妙在明顯此却妙在不明顯妙在聯屬此却妙在不聯屬妙在前後有照應此却妙在無照應忽東忽西語無歸趣只在對面一照用意既苦謀篇尤奇

何曰以下皆為左右所非避指斥也在右謂勝說之徒索曰每一撈即一結束

也願大王熟察之







與五臣陽作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以計其伴患下有也字

後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子胥自到王乃以子

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

頭如新至老不相知也傾蓋如故傾蓋猶交蓋駐車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

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見史記刺客傳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到

以却齊而存魏漢書音義王奢齊臣亡之魏齊伐魏奢登城曰君之來以奢故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到夫王奢樊於期

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

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為燕尾生蘇秦反覆詐偽不取信於諸侯而獨於燕則有

尾生之信也史記蘇秦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白圭為

亡六城欲誅之亡入魏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

惡謂謹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馭駢敬重蘇秦雖有詭惡王更靡以珍奇之味也白圭顯於中山

中山善無此中山二字人惡之於魏文侯言白圭拔中山而尊顯而人短相知之深投以夜光

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

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臙脚於宋卒

相中山臙脚蓋也臙脚謂朋也范雎摺脇更記魏齊使人管擊范雎折脇摺齒得

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申徒狄殷末人莊子申徒狄諫而不聽負

石自投江章驅音義六國時人徐衍負石入海徐衍周末人見列士傳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

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五臣有道路穆公委之以

政見說苑甯戚飯牛五臣有於字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履竟此二人五臣有者字豈

重訂文選集評 上書 獄中自明 昆 卷九

此段用意在相知重士一邊方曰知與不知是書中大眼目

深曰二事上已有斷語乃更申說一過更覺有味黃歇上秦始王書同法方曰故字妙却承末句為起不接之接西漢多有此境界

何曰此言已所出亡入秦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

何以見憎左右之由





陸曰文字縱橫入神

張曰以下總括前意而結之

一路歸重入主身上去

孫曰子之田常

申未魯意比于孕婦申齊秦意

何曰子仲疑非仲子  
何曰此言王所以使左右得申其隙之由  
陸曰驕傲者諛之所由入

又頓跌

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

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

聽季孫之說逐孔子朱信子冉任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

之辨不能自免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鑠銷也衆口所惡金爲之銷亡

積毀銷骨讒毀之言骨肉至親爲之銷滅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

子臧而疆威宣威王名因齊宣王名辟疆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

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公聽言無私也並觀言無偏也五臣明作名故意合則胡越爲昆

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讐敵朱丹朱象管蔡是矣

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五臣有而字

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悅田常之賢

更記燕王噲屬國於子之之南面行至爭又齊田常殺簡公而立平公五年齊國政皆歸田常五臣賢下有良字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

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而疆

霸諸侯國語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無期其社及入以呂卻之謀告公是親甘其讐也齊桓公用其仇仲管仲而一匡天下

何則慈仁殷勤誠嘉五臣作加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

鞅之法東弱韓魏立疆天下而卒車裂之商鞅車裂見西征賦越用大夫種

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更記越三句踐舉國政屬大夫種越平吳稱霸王或說種賜劍自殺是以

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見史記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列女傳於陵子仲賢

今人主善有誠字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

腹見情素贖肝膽施厚德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土於土所求無所愛惜也則桀

之狗一作犬可使吠堯而跖盜之客可使刺由許何況因萬乘之權



孫曰前說意已詳至此忽又突起奇喻振起一篇精神詞工意妙真是雕龍絕技作許多引喻幾層收束如亂流歸壑湍激中不

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同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荆軻刺秦王不成七族坐之沉沒也七族上至高祖下至曾孫呂氏春秋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誠助臣請必能吳王偽加要離罪燔其妻其子揚其灰走見慶忌刺殺之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有擊衆莫不按劍相盼有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帶柢下本也輪困離奇委曲盤屈也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談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尹管仲之辯伊尹管仲懷龍逢比干之意忠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善作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盼之跡矣開達也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

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

而不牽乎卑辭史記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於天也

中庶子官名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荆軻至秦厚賂蒙嘉使言於秦王而後得

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見

用鳥隼而王漢書音義太公望塗遘卒遇共成王功如鳥鵠之暴集也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

域外之議善在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於帷

牆之制昭曠大明也帷牆臣妾所居言為所牽也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阜阜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也此鮑

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漢書無也列士傳曰鮑焦怨世不用已采其蔬此焦之有菽棄其蔬立枯於洛水之上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砥厲名號猶名者

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更記樂

作者憤能令讀者亦憤



上面長鬚廣喻  
至此始正言已  
之不肯貶志未  
合意氣雄邁  
應起作結

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灌  
南子墨子非樂不入朝歌  
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  
位勢之貴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  
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孫月峰曰思如泉涌若肆筆出之而神彩飛動詞章炳蔚悲  
歎憤激語兼諷刺使人讀之千百遍不厭卓為千古奇作  
只一意而重複說味態無窮古無此體是創體比物連類頗  
似騷賦  
何義門曰已之節不可變主之聽不可偏只二意反覆言之  
邵子湘曰激昂感慨反覆辨白皆雜引古事為証氣激而詞  
腴別成一種文法

司馬長卿上書諫獵

向曰是時天子方自擊熊  
逐獸相如因上是疏諫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孟賁

夏育說苑孟賁水行不  
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

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

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不存謂不  
能自存犯屬

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

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軼也豈

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

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楯之變銜馬勒也楯馬口長銜也輿服志鈞逆上  
者為楯楯在銜中以鐵為之大如雞子而况

乎涉豐草騁邱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

不亦難矣一作  
平字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

孫曰奇論

孫曰接法緊  
孫曰正論



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一作名言致微言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師古註：垂堂者，近堂邊外，自恐墜瓦耳，非畏檐瓦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孫月降曰：章奏也。而濃至若此，蓋以賦筆運之。句鍾字鍊意沈力勁。何義門曰：簡當深切，章奏當以此為準。

孫曰以全字立意

孫曰父子句於前後無當注牽君臣亦未快或還是暗指吳太子事此喻反事之危何曰語語危竦引喻甚多大約有三層始言所為之危次言欲危莫如勿為後言當慎之于始自不危也

枚叔上書諫吳王

漢書枚乘傳吳王濞郎中吳王怨望謀為逆乘去書諫不納遂去之梁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全者安上之道也。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父子喻君臣忠臣不避重誅，以露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露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矣，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三十斤為鈞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



孫曰就前語轉  
謂點意乃更醒

此喻反謀之易影

言尚可止

此及未段俱喻  
邪念之宜絕  
用意在此

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無窮之  
 極樂一無極字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  
 累卵之危走奏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  
 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  
 絕本莊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漢書作滄  
 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  
 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一無去  
 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昆戰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  
 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  
 有胎基胎皆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一有孽泰山之雷穿石殫極之

此喻反謀之有失

萌蘖可遏否則不可救故未用正意收出亡字應起句結孫曰通篇只此可稍涉正論然又只是長論

孫曰此書其大有可疑朝苑在修治上林皆武帝奇事其時何得云然不特齊王一事相類也

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  
 失粟夫十圍之木三尺始生而蘖足可搔騷而絕手可擢而抓蚤操  
 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  
 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  
 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  
 道也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修戎狄之義而南朝志在此其

重訂文選集評

上書 諫吳王

五

卷九

孫月峰曰通篇只廣說譬喻更不一明指事亦是創體意象亦畧似騷賦文却不同何義門曰頗似老子之經重國之大小以為與禍此臣所邵子湘曰只起語畧見正意中間全用比喻成文文法奇甚亦以不得明言故多作隱語耳不明指其事而反覆安危之理令人自然警悟比之鄒陽為切近矣鄒以事諷故以理







古人不甚拘然

終是病

張曰此下言吳

之府庫過於秦

甚為可樂飲以

利也

孫曰五不如章法

張曰此惕以害也

先帝之遺約謂本封時地也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謂臯錯也錯為御是史大夫故曰三公

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

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隱匿謂解在東南也夫漢并二十四郡

十七諸侯方輸錯出此言貢賦之多方輸四方吏輸錯雜而出也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

珍怪不如山東之府山東吳王之府藏也漢書作東山轉粟西鄉向陸行不絕水行

滿河不如海陵之倉海陵吳太倉也在今揚州府泰州及通州也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

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長洲苑見吳都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

之池朝多池海也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關城函谷峽武等關也此臣之

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

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羽林黃頭皆水戰者也襲大王

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饒道吳饒軍自海入河故命魯國人東海郡以絕其道也梁王名飾車騎習

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

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謂守漢約不從吳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迹

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膠東膠西齊北菑川四郡國王也一日三淮南與

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漢將鄴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異也今大王已去

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吳地方千里梁下屯兵方十里言王必見制於此地張韓將北地

弓高宿左右弓高侯韓須在吳軍之北也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

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孫月峰曰此文稍有戰國風度

孫執升曰前書在逆謀未露之先多用引喻以曉之欲其寢

謀也此書在六國舉兵之日明示安危以惕之欲其罷兵也

意較急切故詞較聳動忠而諫於計不止以文字見長

重訂文選集注

上書

重諫吳王

卷九

卷九

孫曰此後語甚精

諫吳王書

孫曰漢畫言齊

王聞吳楚平乃

自殺今乘先戶

之必有一誤也

何曰險何

張羽韓安國將兵

在吳軍之北也

弓高宿左右

當宿軍左右

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



邵子湘曰前篇論理是禁之於未然此篇論勢是救之於已然主意在勸其還兵疾歸禍猶未甚耳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淮南子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為降霜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淮南子庶女齊之少寡無子養姑始無男有女女利母財殺母誣婦婦不能自解故冤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沈約書曰郡縣為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使止世祖孝建中始改此制為下官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欲其靜也少加憐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者乎謂戒懼也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

梁書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至南兖州廣陵合郭彥之得罪辭連淹繫獄上書景素覽書即日出之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

淮南子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為降霜

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

淮南子庶女齊之少寡無子養姑始無男有女女利母財殺母誣婦婦不能自解故冤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

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

沈約書曰郡縣為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使止世祖孝建中始改此制為下官

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

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

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

欲其靜也

少加憐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

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

凝嚴側身局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

係曰此進退及後上安書意總出分兩段前後安置是脫胎法



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鳴盜即孟嘗君雞鳴狗盜客也三五術數也抱朴子軍術大將軍當明察九宮視年在宮常就三居五

為死三為生能知三五橫行天下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

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燕太子丹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毒太子令人奉盤金柯用抵抵盡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但臂痛耳

豫讓見史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左傳子路結纓而死又晉里克伏劍而死也剖心摩踵以

報所天君者臣之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殃缺毀也郭忠恕佩觿干祿書以缺字外巫旁其不典有如此者

墜昭憲身限幽圜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

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陰

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

而繼之以血也少卿李陵字見與蘇武書五臣血下有者字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

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嚴君平閉肆下簾見鮑昭詠史詩論衡容

孫曰此亦本任安而變其意

何曰昌黎送李愿所祖

孫曰明是將相意却以華語貌之是藻繪法

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金馬見西都賦高議雲臺之上雲臺在洛陽縣東北南宮

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梁書退作次俱啓丹册並圖青史寧當

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

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漢書直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已而同舍郎

覺妄意不疑不疑謝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後漢書第五倫子伯魚舉孝廉帝謂倫曰聞卿為吏勞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妄過人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梁書子作才况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

之恥絳侯幽獄絳侯周勃為上將有誣告反下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司馬遷遭腐刑下獄室至如

下官當何言哉夫五臣當有字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

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後漢書嚴光字

子陵會稽人與光武同遊學友即位變名姓隱身不見三輔決錄註張仲蔚扶風人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



孫曰若出近代  
人手天下樂業  
下便可接而下  
官去茲却乃如  
此鋪張藻飾此  
某六朝委蕪不  
爾恐覺衰

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  
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游雜榮光塞河

狐陽原臨洮今甘肅蘭州府狄道今蘭州府狄道州飛  
狐口見虞羲詠北伐詩陽原在山西太原府莫不浸仁沐義昭景欽

醴而已昭景謂景星所照也  
善無而已二字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圓門獄門也周禮以  
圖土教羅氏註圖土

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邱之魂不愧

於沈首鴻亭之鬼無恨於灰骨晏子春秋齊景公田於梧邱夢見五丈夫荷徒  
稱無罪以問晏子曰昔先公靈公出政有五丈

夫來驚獸悉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丈夫邱命人掘之五頭共孔公合厚葬之乃恩及白蠶後漢  
書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鵲亭為亭長龔壽所殺埋致樓下交阯刺史周敞行部宿亭覺壽姦

罪奏之殺壽列異傳云  
鵲奔京五臣鴻作鵲

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孫月峰曰大約祖鄒梁王馬任安二書摘詞甚工緝運思亦  
微婉無奈氣弱何

方伯海曰按中間所云分寸之末雖刀之利當是因贖被誣  
亦借鄒陽書作藍本而以不辨辨之行文輕清爽利先後層  
次亦秩秩分明

寧足以繼想南風梁克諧調露  
魏明之調露

天道事絕稱言何曰馮異上書世祖曰  
臣等不可得而開其多幸親廷且喜

臣早奉龍潛與賈賈馬同而入室  
賈馬同而入室

而待詔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曰  
表於不羈表於不羈

謹輒率庸式訓同天與相運維效  
臣等已彰

罔識所宜謹啓

孫月峰曰亦小格調然風度都存  
陸雨侯曰亦亦懷言梁之權平何文移之靈說也



孫曰若書近代  
人手天下樂業

下便可接而下  
實去牽却乃知

此類張華節生  
胡容並下

其實亦當銷日石古伏七首以須身何以是者為節之人燕  
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游維光塞河

狐陽原孫曰今甘肅蘭州府狄道州狄道縣也其不長仁沐義則不

醴而已醴無而已而下官抱痛圓閉含憤

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太王少垂明日則梧那之悲不也

於沈首鳴亭之鬼無恨於灰骨孫曰春秋齊景公死於五月

大夫魯欲志其地而葬之命曰大夫呼命人掘之五而中不中

秋月前日太師開池受衣青志未飽氏之陳壽長國觀姻

微於無奈氣

任彥昇奉答敕示七夕詩啓

任昉集詔曰聊為七夕詩五韻殊未近詠  
歌卿雖諷於言而辨於才可即制付使者  
孫云未快

臣昉啓奉敕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俯同俯  
與羣臣

也託情風什希世罕工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四世漢武帝也三祖謂  
魏武帝文帝明帝也

寧足以繼想南風舜克諧調露樂動聲儀四時之節各有分職不得相  
越謂之調露之樂謂調和致甘露也性與

天道事絕稱言何曰馮異上書世祖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豈其多幸親逢且暮莊子萬世之後  
而一遇大聖知

其辭者是日  
暮之遇也臣早奉龍潛與賈賈誼  
孫云句力弱馬司馬  
相如而入室晚屬天飛比嚴嚴徐  
安徐

樂而待詔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取求不疵表於辯才之戲

四句即本  
梁武之詔謹輒牽率庸陋式訓同天獎拙速雖効蚩鄙已彰臨啓

慙慙辱罔識所寘謹啓

孫月峰曰亦小格調然風度却有餘  
陸雨侯曰夫亦懷言栗之懼乎何文彩之盡發也



任彥昇為下彬謝修下忠貞墓啓

齊書彬字士蔚官累至綏建太守又下壺字望之永嘉中蘇峻稱兵

何曰下字望之  
之名當取三壺  
之義南史何點  
傳從弟道以東  
籬門園居之園  
有下忠貞家點  
植花於家側每  
飲必舉酒酬之

六軍敗績盡赴賊二子眇眇隨從俱為賊所害贈侍中開府諡忠貞公下壺傳贈  
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朝事迹晉尚書令下壺葬吳冶城今天慶觀乃  
其地也後七十餘年盜發其墓尸僵如生鬚髮蒼然爪甲穿手背安帝賜錢十萬  
封之八梁復毀武帝又加修治李氏有江南建中正亭于其墓慶歷中知府事葉  
清臣改亭名忠孝又五十年葉夢得來  
守是邦即亭為堂圖公像列之常祀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赦當賜

五臣無此二字

修理臣亡高祖晉

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

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

王隱晉書壺及二子死徵士翟湯聞而嘆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忠

蕪滅邱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感慨自哀日月纏迫陛下

宏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壺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但加等

重訂文選集平 啓 為下彬謝修下忠貞墓

苦雨淒風集于  
頃刻  
孫曰淺意淡語  
却寫得濃至有



姿態此是筆下撮湊之巧

之渥近闕於晉典

左傳凡諸侯薨於朝會葬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

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

戰國

策秦政齊合曰敢有去柳下季

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

啓事以聞謹啓

一無事字

孫月峰曰亦只是鍊淨無冗語便是佳

方伯海曰字字凝鍊截截周到是有意摹擬東漢文字故一路俱淵然作金石聲

任彦升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太傅齊明帝蕭鸞也梁與昉為尚書郎中郎父憂去職居喪不知鹽味冬月單

衫廬於墓側齊明作相乃起為建武將軍驃騎記室固辭見其辭切亦不能奪

昉啓

善昉作君濟曰昉家集諱其名但云君啓何曰按六朝諸集書啓多作君啓君白之語呂說得之下文君子品庶之君同

近啓歸訴以歸終喪所之

朝庶諒窮欵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昉善作君於

品庶示均鎔造干祿祈榮更為自拔虧教廢禮豈關視聽所不

忍言具陳茲啓昉善作君往從末宦祿不代耕饑寒無甘旨之資限

役廢晨昏之半限役謂從仕也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

且奠酌樽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圓若無主圓靜也所守既無別

理窮咽豈及多喻言啓中不引他喻為此也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有塗即有道若需

然降臨賜寢嚴命起覆之命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無心自謂也韓詩外傳阿谷之女謂子貢曰吾

重丁文選長平

啓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



鄒野之人僻陋無心猶錫類所及非徒教義不任崩迫之情謹奉啓事

陳聞謹啓奉一作以

孫月峰曰全以造語佳淡語尤工。方伯海曰按不得終制唯在軍旅之中以權制義移孝為忠耳豈可行於無事之日。陳義極正語語從肝肺中流出鍊意選詞亦復錚錚作響。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任彥升奏彈曹景宗

梁興景宗為郢州刺史司州被圍詔景宗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遂失三關有

司奏景宗罪輒去州詣關泥首待罪一無所問按郢州今湖北武昌府司州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縣志申州古申國魏文帝分置義陽縣有三關之塞故平靖關城在縣南七十六里武陽黃峴二關在安州應山縣界按申州義陽並在今信陽州安州今湖北德安府應山縣即今德安府應山縣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步無却司馬法註綏却也左傳註古名

退軍為綏一云執綏之綏言死于執綏不敢棄之以死顧望避敵逗撓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也有刑也至乃趙母

深識乞不為坐史記趙王使趙括為將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王曰吾已決矣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不坐乎王許諾魏王著令

抵罪已輕魏志太祖令曰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是知敗軍之將身死

家戮爰自古昔明罰斯在一作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

獫侵軼躔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獯獫謂後魏也是以淮徐獻捷河

兗凱歸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吳曆曰諸葛恪作東關魏軍距之恪令丁奉等亂斫

孫曰以華語羅括事情大是筆力妙處乃在存體面占地步上

以上是案



遂破北軍北征記金城西沂曰塗澗魏步道所出也文子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卒千金之費言速也

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司部司州也

張曰極推道恭聲價正著景宗之罪

日不能起開戰鼓聲憤吃而卒衆猶拒守無有二心

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

轉戰無窮亟摧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疎勒則耿

存而蔡亡居延李陵出兵之所也後漢書耿恭字伯宗為戊巳校尉恭以疎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取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飛泉奔出衆稱萬歲乃揚水示虜虜以為神引去按居延漢縣故城在今陝西行都司甘肅衛

孫曰此語似過在爾時恐未能然

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豈直受降可築

涉安啓土而已哉漢書帝遣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又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太子降實由郢州刺史臣景

孫曰撰語直入妙境

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言邁謂歸也故使蝟結蟻聚水草有依漢書儉

兩路夾擊無隙可逃

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雖

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劬劬折也疆場侵

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即主五臣無此句主謂為上首也臣謹按

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

侯臣景宗擢自行間遣茲多幸指縱非擬獲獸何勤漢書上曰去獵追殺獸者狗也

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公徒能走得獸者功狗也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

賞茂通侯榮高列將負擔裁施廣韻

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已喻巴蜀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且道恭

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

人斯有靦面目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東觀漢記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賈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

魏武置法案以從事魏書太祖自作兵書諸將征伐

重刊文選卷之三

彈事

奏彈曹景宗

三

九



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充捷違教者負敗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伏惟聖武英挺畧不世

出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宏廟算惟此庸固理絕言

提庸固謂景宗也詩匪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聖朝乃顧聖朝謂梁乃顧將

一車書愍彼司氓致辱非所司氓司州早朝永歎載懷矜惻致茲

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

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

裨將帥絳諸應及咎者結連而及之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

奉白簡以聞隨違謂隨所犯之事也云違當作遣

孫月峰曰敘事明核議論精篤排體中絕不易得

方伯海曰首言敗軍之將必刑次言國家行兵未嘗挫衄中

一言蔡道恭守司州之功一言曹景宗陷司州之罪且三關

併失為咎不可追究其由來皆屬觀望逗留違命誤國又言

景宗本以無功厚膺爵土臨敵死綬乃其常分再以生曹死

蔡比勘罪功而以邊民陷入敵境貽宵旰憂罪狀明白無可

疑者梁武置之不問徒事姑息斯失刑矣

御史中丞臣任防稽首言臣聞馬援妻不冠不衣范滂

字孤家無常子滂濟北人數世九族皆士大夫其家兒輩皆以義

士節夫聞之有立志千載美談斯為稱首臣助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爽妻范請臺訴列何出適劉氏二

十許年也劉氏喪亡撫養孤寡爽亦嘗自分前奴

又嘗自庶息歸利

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日整便黃池水不哺食未

孫曰用意深婉非妙筆固不能闡發若此

曰此則今所  
其出者可  
彼時訴告  
單條式雖述便  
語亦微有致  
何云何不分



非妙筆固不能  
開卷若此

故能出必以在銷鉢無來伏惟聖武英揚不世  
出林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宏廟算惟此庸固理絕言  
車書懸彼司誤政辱非所宜也早朝承款載懷於朝致茲  
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職條備  
總將帥廷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運領奏臣謹  
今日簡以聞

錢書梁苑置之不問卦事故息其災  
蔡北愚罪也而以戮刃商人類說謂皆刊憂罪狀即自無可  
景宗本以無心罪國士補給其常衣再以世首級

任彥昇奏彈劉整  
齊紀整宋吳興太守兄子也歷  
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也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媿媿同不冠不入汜汜比毓

字孤家無常子漢書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入見晉書范毓字  
稚泰濟北人敦睦九族青士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也是以義

士節夫聞之有立立志千載美談斯為稱首臣昉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

十許年劉陳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常欲傷害侵奪分前奴

教子當伯二奴名並已入眾為突又以錢婢姊妹弟温仍留奴自使伯

又奪寅息息子遂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遂寅第二庶息師利

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斗俗斗哺食米未

展送忽至戶前隔箔箔薄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

何云何不分注

何云何不分注  
單格式雖述但  
語亦微有致  
何云何不分注

何云何不分注



彈下既入此選  
理當刪節今復  
詳引適亂本書  
之舊善固妄作  
乃爾乎

準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劉整之婢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五臣無物

之意六臣下有整字便打息遂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方曰劉整劉寅當是異母兄弟五臣無及字

來共有字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同范臂求攝檢如訴

狀訛謂此輒攝整亡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辨問拘父舊使奴者以知兩家事以下是海蛤供詞列

稱整亡父興道先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

息寅寅亡後實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八眾整便留自使婢

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奴當伯先是眾奴整五臣無此整字兄

弟未分財之前善無未字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眾作田方曰當伯是眾奴觀

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

下未別火食則田是眾田寅既臣西陽整以錢七千贖寅不使帶去故共眾作田下寅歸復以私錢贖之也

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

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八眾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眾

整意貪得當伯推綠草與遂整規當伯還五臣還上有行字擬欲自取當

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廻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

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海蛤供詞止此寅妻范云當伯是亡

夫私贖應屬息遂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

云應充眾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范氏供詞止此進責整

婢采音以下是采音供詞劉整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

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

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為質范送米六斗整則納受范

今年二月九日夜五臣下有云字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



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遂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善無及奴教子楚玉法志等四人五臣志于時在整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杖具汝何

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采音供詞止此進責寅妻范奴苟奴以下是苟奴供詞列孃云二月九日夜

遂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捉取遂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

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偷得錢不使人見也苟奴供詞止此何曰此處疑有脫誤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孃被

奪五臣孃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五句將供詞之同總上作結以下定讞以事訴法

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略兄子遂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合輒收付近獄測治隋書刑法志梁武帝制凡繫獄者不即答款應加測罰不得以人事為隔若人事犯罰違打不

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此文昭明刪去善本補入今與贈文相應今從之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闔闔意六臣各教所絕直以

前代外戚仕因執務整為齊朝后妃之親也惡積夢稔親舊側目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謂大罵也禮記嫂叔不通問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謂打遂也後漢書或問第

薛包善作分財取其老弱後漢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言整私其子而杖姪也

包字孟嘗好學篤行弟子求分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取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蕪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

彈事 奏彈劉整



孫曰用意好對得恰好

安後徵高鳳自穢爭訟寡嫂東觀漢記高鳳字文通年老聲名著聞太守連召恐不拜侍中未見孟嘗之深謂奪也唯倣文通之偽迹昔人睦親衣無常主

即祀

整之撫姪食有故人謂賈米也西京雜記公孫宏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齊高

賀從之宏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

為脫粟布破我自有之宏大慙賀乃告人曰公孫宏內厨五鼎外膳一

何其不能折契

鍾庾與上聲而檐帷交質謂整以六斗米之微而取車帷也漢書高

祖從王媪武百貫酒兩家常折券棄債

人之無情一

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

所除官五臣所輒勒外收善無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

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五臣法婢采音不欵偷車五臣有龍牽

請付獄測實其無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

足申盡臣坊云云誠惶誠恐以聞不欵猶不合也

孫月峰曰以雅語敘俚事亦自有態

陸兩侯曰參處亦能令罪人心肯

此序來以乘婚本無貴賤非樂則不可

孫月峰曰以雅語敘俚事亦自有態

陸兩侯曰參處亦能令罪人心肯

此序來以乘婚本無貴賤非樂則不可

有匹涇渭無舛范傳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其

取謂祖會以為賈道明日腆顏曾無愧畏若夫盛德之亂世

美可謂之矣

早隸結行實

早隸結行實

早隸結行實

早隸結行實

早隸結行實

早隸結行實

早隸結行實

早隸結行實



高。自。職。事。於。此。外。則。不。可。以。論。天。下。於。是。明。石。其。矯。焉。歎。曰。寧。途。惡。不。及。人。何。其。不。能。折。勢。  
而。禮。惟。交。質。謂。以。六。斗。米。之。微。而。禮。也。漢。書。高。人。之。無。情。一。  
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  
除。官。五。也。所。作。折。輒。勒。外。收。無。付。廷。尉。法。獄。治。罪。請。所。連。連。洗。之。  
河。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歎。偷。車。欄。字。龍。牽。  
劉。雨。矣。曰。參。盡。亦。請。合。罪。人。心。肯。  
益。民。制。曰。以。罪。請。於。罪。衣。自。自。願。

沈休文奏彈王源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  
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左傳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漢書雋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義升  
降窳字隆誠非一揆。伉合相敵而合也。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晉  
有匹涇渭無舛。左傳秦晉匹也。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其  
序。何曰宋大明五年詔士族雜婚者皆補將吏當時與工商雜戶為婚蓋有明禁後所謂黜之流伍也。姻婭淪雜罔計廝庶。廝庶賤人也。  
販鬻祖會以為賈。古。道明目腆顏曾無愧畏若夫盛德之亂世  
業可懷藥郤之家前徽未遠。藥郤晉三世卿也。後俱降在卓隸。既壯而室竊貲莫非  
卓隸結褵以行箕箒咸失其所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歎息

此序宋以來婚姻本無貴賤至梁則不可



自宸歷御寓宏革典憲宸歷天子歷數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陛下所以負展興言思清儉俗者也負之言皆也展屏風天子所居後有斧展臣實懦品謬掌天憲

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後漢書張綱為侍御史順帝遣八使詢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

何曰風聞言事本此

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狐鼠城狐社鼠言其有憑藉也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

富陽滿氏國語註風采也采聽商旅之言也源雖人品庸陋胄實參華會祖雅位登

八命王雅字茂德為右僕射周禮八命作牧註王之三公亦八命也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闈亦

居清顯源頻叨諸府戎禁預班通徽徽侯通侯也舊言徽侯漢避武帝名故言通侯而托姻結

唯利是求玷辱流輩莫斯為甚源人身在遠謂為南郡丞也輒攝媒

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

族寵奮亂胄魏志滿寵為太尉子偉嗣偉弟子奮至司隸校尉高平地名家計温足見託為息鸞覓婚

陸曰尋出他苟婚原本

息子也鸞子之名也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閱明其等曰閱積功曰閱也見璋之任王國

侍郎鸞又為王慈吳郡正閣主簿王慈為吳郡太守源父子因共詳議判

與為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禮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

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

殞西朝亂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晉初都洛陽故曰西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武秋滿奮字也其

為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實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潘楊武也

且買妾納媵因聘為資施衿之費化充牀第第實武也鄙情贅行

造次以之糾隱繩違允茲簡裁源即主言其違隱信當此簡之所貶裁也五臣主上有罪字臣謹

案南郡丞王源忝籍世資得案纓冕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

行媒同之抱布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蕕不雜聞之前典案備我



何曰此風於今為甚

族類其心必異五臣猶不作不猶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謂為吳郡正閔主簿也宋子河

親於事為甚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黜世塵家將被比屋宜寘以

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污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

日臣等參議請以見現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

事如故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孫月峰曰亦是任彥昇流派而鍊勁稍遜

孫執升曰託姻求利與納聘置妾皆市井無賴之為出之世

喪滔滔皆是閹此能無汗下乎

邵子湘曰王滿連婚致煩中丞白簡可見當時氏族之嚴不知天下大事猶有重於此者否也

方伯海曰按滿璋之子果賢耶雖寒門何損不賢耶雖高門何益且父子仝仕王朝何不可與高門為配如以高門而

已張湯有兒霍光無嗣古人只重擇配不重甲族也且律以

聖門擇配之義南容固當有妻公冶亦未嘗無婦且仲弓父

為犁牛恐艾緞之族正未可以門第務之也至於喪婦買妾

何見出自納聘之金而當日可掛彈章事寧無有急於此者

此中不無媒孽之過但行義有虧及諸賤役之家貴慎之於

早耳而文則殊妙



